



守望者语

1. 有两种理想。一种是社会理想，旨在救世和社会改造。另一种是人生理想，旨在自救和个人完善。如果说前者还有一个是否切合社会实际的问题，那么，对于后者来说，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。人生理想仅仅关乎个人的灵魂，在任何社会条件下，一个人总是可以追求智慧和美德的。如果你不追求，那只是因为你不追求，决不能以不切实际为由来替自己辩解。

2. 理想是灵魂生活的寄托。所以，就处世来说，如果世道重实利而轻理想，理想主义会显得不合时宜；就做人来说，只要一个人看重灵魂生活，理想主义对他便永远不会过时。

3. 理想主义永远不会远去，它始终在每一个珍视精神价值的人的心中，这是它在任何时代存在的唯一方式。

4. 精神性的目标只是一个方向，它的实现方式不是在将来某一天变成可见的现实，而是作为方向体现在每一个当下的行为中。也就是说，它永远不会完全实现，又时刻可以正在实现。

5. 理想，信仰，真理，爱，善，这些精神价值永远不会以一种看得见的形态存在，它们实现的场所只能是人的内心世界。正是在这无形之境，有的人生活在光明之中，有的人生活在黑暗之中。

6. 理想当然要依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正，但修正不涉及基本精神价值，不能把理想修

正得不再是理想，比如说，为了世俗利益放弃做人原则。

7. 人类的那些最基本的价值，例如正义、自由、和平、爱、诚信，是不能用经验来证明和证伪的。它们本身就是目的，就像高尚和谐的生活本身就值得人类追求一样，因此我们不可用它们会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评价它们，当然更不可用违背它们会造成什么具体的恶果检验它们了。

8. 对于一切珍视灵魂生活的人来说，精

理想主义永远不会过时

周国平

神的独立价值和神圣价值是不言而喻的，是无法证明也不需证明的公理。

9. 要分清梦想的两个涵义。一是幻想，小时候的梦想大多如是。幻想并非虚幻无用，它抚育童年的心灵，使之憧憬真善美。但是，随着年龄和阅历增长，幻想必然被修正。是的，修正，我不说破灭。比如说，你看到了社会上的假恶丑，就要修正幻想中把社会想得太美好的成分。但对真善美的憧憬是幻想的核心，不应该让它遭到破灭。这就要转入梦想的两个涵义，就是理想。理想是人生和社会的精神目标，在复杂的现实中坚持这个目标，朝理想前进，是成年人的责任。

10. 理想是指那些真正值得追求的精神

价值，它们永远不可能完全变成现实，而是为人生或者社会提供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，比如真善美的理想为人生提供了一个方向，公平正义的理想为社会提供了一个方向。我们不能要求这样的理想完全变成现实，然后才承认它们有价值，它们的价值正在于它们是高于现实的，因此能够指导现实，提供目标和方向。年轻人容易对现实抱不切实际的幻想，一旦接触现实，就会碰壁，觉得理想幻灭。我认为这个不叫理想主义，这个叫幼稚，因为幼稚而把现实理想化了。所以，第一，不要把现实理想化，现实可能有很残酷的一面，要正视它、面对它，随着经验的增长调整对它的认识。但是第二，在现实中仍然要坚持精神追求的方向，不和坏的现实同流合污。

11. 我们都在社会上生活，我们的心灵可以保持纯粹，但是我们的头脑不能不现实，比如说在职业上、婚姻上有一些现实的考虑，我认为是合情合理的。要让核心保持纯粹，现实的考虑不要损害这个核心，这样就可以了。

12. 我们永远只能生活在现在，要伟大就现在伟大，要超脱就现在超脱，要快乐就现在快乐。总之，如果你心目中有了这样一种生活的理想，那么，你应该现在就来实现它。倘若你只是想象将来有一天能够伟大、超脱或快乐，而现在却总是委琐、钻营、苦恼，则我敢断定你永远不会有伟大、超脱、快乐的一天。作为一种生活态度，理想是现在进行时的，而不是将来时的。

近日电影《长津湖》十分火爆，网上的评论也极为热烈，有人提出要更多关注这段历史，关心抗美援朝战士遗属，获得相当多网民的支持。一部电影，又把众人的关注，回溯到70年前那场战争的年代。目睹此情此景，不禁也勾起了我对当年往事的回忆。

1950年9月我刚考上上海交通大学，10月就发生了我国志愿军入朝抗敌。当年12月11日，中央军委和政务院发出通知，号召全国青年学生参加军事干部学校，也就是后来人常说的“参干运动”。当时上海的电影院里还在放映《出水芙蓉》《战地钟声》等美国影片，不少人认识上还存在“崇美”“恐美”的心理。因为那次“参干运动”是采取“自愿报名、组织批准”的方式，所以各校都十分重视宣传鼓动和思想发动工作。在交大，多座大楼前都挂着“响应祖国号召，踊跃报名参干”、“投笔从戎，报效祖国”等大字横幅，扩音器也不断播放动员参干的信息和歌曲。在体育馆前面，专设有铺着红布的长条桌，桌上摆着报名簿和大红花。凡是前来报名参干的同学，签名后均可戴着一朵大红花离去。

从广播里得知，那段时间各校的“参干运动”都十分热烈。例如，复旦大学优秀学生代表报名，方令孺等多位名教授送子报名，更受人关注的是，商业巨子“味精大王”吴蕴初的女儿，也说服家人毅然报了名。我还记得，发动报名6天之后，在交大礼堂举行了一次庆祝中朝军队收复平壤的大会，除交大学生外，连附近南洋模范中学的学生也来参加，会场气氛之热烈，至今仍仿佛历历在目。

据1951年1月5日上海报纸公布的参干学生录取名单来看，这次“参干运动”被批准的比例，大约只占报名人数四分之一，其中中学生批准的比例，要比大学生高出不少。像我这个班，报名20余人，最后只批准4人。录取名单公布两天之后，在上海北站举行了一次欢送第一批参干学生的仪式，欢送的人群多达数万人。这一次为期一个多月的“参干运动”，不仅对青年学生，而且对广大人民群众，都起到了提高觉悟、振奋精神的积极作用。

今天这么多观众踊跃观看《长津湖》，不仅是对当年入朝抗敌的英雄先烈们的缅怀和崇敬，更是对祖国日益壮大强盛的自信和兴奋。我深信，假如今天祖国需要，无需什么宣传动员，几乎人人都会报名，因为今天的中国人民，绝不会让伟大祖国受到任何压迫和侮辱。

一九五二年上海学生的参干运动

李景瑞

康泰心安得长寿

张广智

辛丑秋日，草木蔚然，层林尽染，正是申城好风景，养老院里菊花香。前些天，我导师的外孙小杨将重阳糕、牛奶和水果等礼品送至在养老院颐养天年的母亲那里，他的母亲名为耿治俞，是我1964年在复旦读研时耿淡如先生的长女，耿师乃是我国第一代世界史学科的开创者之一，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的奠基人。

小杨与共和国同龄，72岁整，当人古稀之年了。前几年，我受学校之托，编纂《复旦百年经典文库·耿淡如卷》与之交往，并互通微信。说到他从养老院刚归，马上就由微信传我一张照片：只见耿老师（她退休前任中学语文老师）手捧鲜花，脸色慈祥，眼神里尤有光彩，左侧由护士拿着百岁生日蛋糕。

我把这张照片和另外两张照片（2012年3月、今年4月与耿老师的合影）发至朋友圈，引语如下：今天是一个喜庆的日子，吾师耿淡如先生的长女耿治俞老师百岁生日。九月二日的这张照片与九年前的留影、今年4月拍的照片相比较，她越活越年轻了，真有一点“历尽千帆，归来仍是少年！”的况味。最后，我倡议在朋友圈里做一个“游戏”，每个点赞的朋友以四字句“接龙”，祝贺耿老师生日快乐，此举得到了朋友们的热烈响应，我先贺之为“康泰心安”，接下来的是：笑口常开——相期于茶——安之若素——平安喜乐——安然清宁——长乐未央——永受嘉福——幸福安康……

我看着这三张照片，迅即回忆起另二张照片拍摄时的情景，历历在目：2012年3月17日我主编的《西方史学通史》（六卷本）在我校召开新书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，时已91岁的耿老师在《新民晚报》上看到了这一消息，随之由小杨陪同，找到了寒舍，一进门，她目光炯炯地向我说道：“家父的遗愿由张教授实现了，多谢你呀！”临了我赠送给她老人家一套散发油墨芳香的《西方史学通史》。自此，她把这套书放在家里，常常摩挲，爱不释手。“由此，我妈记住了您的名字，常挂念在心中。”小杨如是说，我听后感慨万分，无以言表。

九年过去，我去敬老院探望耿老师。恰逢春日，怡人的春风，从窗外吹来，只见一位长者坐在椅子上用手略理一下疏发，随后从抽屉里拿出一枚放大镜，聚精会神地在看关于健康的文章……这位“长者”即是期颐之龄的耿老师。我生怕她遗忘，事先在纸上写下了我的名字，她用放大镜照了一下，顿时起身看着我，连声说：“张教授，张教授。”我连忙按住她坐下，手写放大认字，耳旁声亮讲话，沟通不是问题。期颐之岁，老人饮食起居当有人寸步不离侍侍着，然百岁耿老师却说不。

“她日常生活硬要自理，老太太蛮要逞强的。”护士甲夸道。护士乙接着说：“她对着镜子，梳头要拨弄半天。”“老师是书香门第出来的，自然有讲究。”我问：“民以食为天，老人家吃饭可好？”“可好呢，老太太能吃一碗饭。”两位护士阿姨齐声道。餐饮部师傅把今年她一周的菜单给我看，只见她点的菜是：酱汁鸭腿、酱爆鸡丁、烩三鲜、刀豆烧肉、油面筋塞肉、肉糜蒸蛋、菜肉圆子等。哦，我从这菜谱中，找到长寿秘诀了，那就是老人要多吃肉呀，由此也可见她那“安然清宁”（作家龚静贺词）的心态。我曾言：即便至耄耋之龄，只要与美好连绵，与乐观接应，也能继续焕发出青春的活力。以百岁耿治俞老师为例，然也。

又细细看着这三张照片，沉思良久，遐思不已。致敬前辈，并与这位百岁老人共享一丝绚丽，一份荣光，人生之福，莫此为甚也！



剪剪西窗烛 (油画) 王煜宏

礼赞

田泽华

蜻蜓，一边回头，一边渐远。野埂上的鸂尾花，相遇爱下。树枝在心碎处折断，土壤和着咽下，于是，万物颈中，都是咸咸的。候鸟总想试着描绘，天那侧的偶遇，没有会意，只能使自己的音色变得更为动听，直到天另一侧也传来共鸣。

池柳，一下接一下颌首。让所有一切站起，草叶说，我便显得恭敬。遮蔽了阳光的视野里，有谁在向老藤解释，它攀着的，是怎样一个有趣的生命。



那年秋日，繁忙中挤出时间去北疆走走看看，想放松心情。

在深山沟里，满眼是静默的山，山路蜿蜒崎岖，好像总是走不完，若不是路上的颠簸，是会沉沉入睡的。

忽然，车辆驶入右边的小道，隐约可见一些或黄或红的树叶。渐渐地近了，走上一个山坡，瞬目，望见了满山沟挂满红叶的树，远的近的，沟底的，坡上的，一排排的，随处散落的，一时惊呆了，竟不知说什么好。那是一个阴雨天，天空时停时下一些细雨，

红叶醉人

贾双玉

漫山红叶，让我沉醉，流连忘返。天亮时，晨雾弥漫上来，似红叶满满的柔情；太阳出来时，登高望远，欣赏或明或暗的光影；午后，看棉絮般的白云飘来荡去，在蓝天上漫步；夕阳下，艳丽的晚霞红透西边的天际，好似红叶的如火热情；夜幕降临了，秋天的星星眨着眼睛，在寒冷的夜中听着红叶的梦想。

看不够色彩斑斓的红叶，品不完醉人的红叶韵味。那个秋日，在崇山峻岭中怒放的北方红叶，让我震撼、感动、迷恋，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中。

坐上南下的列车，我再一次回老家。

自从母亲走了以后，父亲回乡居住的日子多了起来。乡下有老屋，有许多亲戚，还有流淌在血液里的乡愁。

晚饭后，舅舅要去西瓜田值夜，说是防止有人“顺手牵瓜”。我自告奋勇地表示，我去。舅舅看我态度坚决，便同意了。穿上长衣长裤，带上手电筒，我就出发了。

舅舅的瓜田去过多次，踏着月光，熟门熟路来到了瓜田。瓜田紧挨着公路，来来往往人不少。瓜田深处有一间存放农具的小屋，还有椅子可歇歇脚。我推开门，搬出把竹椅坐了下来。夏日的晚上，周围一片寂静，偶尔能够听到蟋蟀和青蛙的鼓噪，皎洁的月光洒落在瓜田里，一只只圆润的西瓜泛着白光。一阵微风吹过，那些泛着银白色的瓜叶如同波浪般随风舞动。望着眼前的情景，曾经的西瓜往事浮现在眼前：在物资匮乏

年代，西瓜成为夏日里的紧俏商品。母亲凭着我发高烧医生证明，买回家一只半大不小的西瓜；为了买只西瓜，我曾追随运瓜黄鱼车，从西藏南路一直跑到新开河；在“五七干校”，我们青年连学员冒着烈日在瓜田里挥汗如雨；西瓜丰收了，自己舍不得吃，舅舅拉着装满西瓜的板车翻山越岭进城去卖，为的是能够换取些钱补贴家用……

睡意袭来，不知什么时候，我竟然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是舅舅把我叫醒，睁开眼，天已经亮了。只见舅舅把板车拖来，车上放着箩筐、绳子、还有剪刀等工具。我问舅舅：“是要摘西瓜吗？”舅舅回答我：“是的。过几天你回上海，让你带几只瓜回去，与上海的瓜比较下，哪个好。”

说干就干，我一步跨进瓜田里。昨晚天黑看不太清楚，现在是豁然开朗。瓜田不大，我估算

了下，不足一亩地吧。只见瓜田修整得很规整，一垄一垄的。一个个胖娃娃似的西瓜连着藤，躲在巴掌大的叶子下铺满了一地。那些西瓜都穿着黑绿相间的“条纹衫”，表面上晶莹的露珠清晰可见。我用眼神朝瓜田扫了一遍，迫不及待地挑了只大的西瓜捧在手上，感觉沉甸甸的，心想这瓜应该熟了，便抓住瓜藤，使劲地拧，不断地拉扯，手掌划出一道道红印，隐隐作痛，也无法将瓜藤拧断。见此情景，舅舅走了过来，告诉我，摘西瓜使蛮劲不管用，不能用手拧和拉扯，要用剪刀来剪，既不会伤手，又干净利落。同时，瓜藤也不会伤害，完好的瓜藤明年还能长出第二茬西瓜来。看到我捧着的西瓜，舅舅又说：“摘瓜不一定要选大的，要看条纹，深浅越明显越好。还有就是听声音，轻轻地拍打西瓜，声音闷响，说明是成熟

了，如果是清脆的声响，这瓜八成是生的。”说完话，舅舅弯下腰，挑了只西瓜，一只手托着，另一只手在瓜上轻轻拍了几下，接着说：“这瓜肯定好。”说完，走到车前，拿来一把西瓜刀，蹲在地上，将西瓜一切开，只见瓜瓤红彤彤、水汪汪的，十分诱人。舅舅递了块西瓜给我说：“还没吃早饭，瓜能充饥，快吃吧！”我接过西瓜，咬了一口，一股甘甜直润心田。

不到一个时辰，两只箩筐就装满了西瓜，今天摘瓜任务完成了。回家路上我问舅舅：“这瓜还拉去城里卖吗？”舅舅说：“不卖啦！现在日子好过多了，这瓜自己吃。”

我回过头再一次望了望瓜田，依然是一片翠绿。心想，明年一定是个丰收年。

十日谈

丰收时节话采摘

责编：龚建星

小院不大，果树却多，果实成熟，就请朋友们一起来分享。